

MUNŪ MANYOU MEILIJIAN

茹志鹃
王安忆

母女漫游 美利坚



母女漫遊 美利堅

鄭志興
王宜妃



母女漫游 美利坚

茹志鹃
王安忆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邱建军

母女漫游美利坚

茹志鹃 王安忆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4.375 插页4 字数286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849 定价：2.05元

游美百日记

17093/33

茹志鹃

一九八三年秋，我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活动，于八月三十日乘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从北京出发去美国。美国，在某些人心中，是个天堂；在某些人眼里又是一个地狱；在某些人看来，是西方文明的先驱；在某些人看来，又是蛊惑人心的妖巫，有着各种可怕的着色糖衣迷药和不可抗拒的神秘魅力。总之，它有点象迷宫。我和吴祖光、王安忆三个不懂英语的人，向“迷宫”飞去了。

1983年8月30日

晴

北京时间下午五时抵东京机场，我们在机场休息一小时又登机。在昏黄的夜色中，飞机横渡太平洋，包抄落下去的太阳，向圣弗兰西斯科(旧金山)飞去。越飞天越黑，越飞天又渐亮，越来越亮，终于在北京时间二十一点多，赶上了太阳，天大亮了。

我的手表上是三十日凌晨两点，旧金山正是三十日上

午十一时。我们一下飞机，首先见面的是一群十一二岁的美国男孩子。他们耐心而固执地跟着我们租借来的几辆行李车，绝不让别人染指。这车子是我们用一美元一辆租来的，退还时每辆可以取回二角五分，估计他们紧抓不放的正是这二角五分的小费。当我们把行李卸在路边，果然，他们很快取走了五辆推车，不过还留下三个孩子守着我们的行李。因为来接我们的汽车不够，要临时叫车，行李又搬动了几个地方。孩子们又拼力地帮着搬，让他们不搬也不行，最后形成我们和孩子们搬行李的争夺战。十只大箱子，我们人有五个（去讲学的萧乾夫妇和我们同行），我心里以为，不过是几步路的挪动，我们自己慢慢搬完全可以对付，不愿花这意外的钱。经过一连串动作的较量（语言不通），坐上汽车时，我们和孩子们都已筋疲力尽。给了他们一人一元的小费，三个孩子很高兴地道了谢，话不懂，但声音听得出来是由衷的。

住领事馆不远的查理旅社，是中国人开的。旅社不大，但很干净。整个三层楼只看见进门处柜台上一个工作人员。

傍晚去吴祖光房间，无意间瞥见上楼第一间房门口，有一美国男青年叩门，门开了一条缝，里面是一位用浴巾裹着身体的女青年，他们轻轻说了两句话，那男的便返身下楼去了。我估计很可能我无意中妨碍了人家，立即慌慌张张地拐进吴祖光同志的住房，他有位同学正在那里叙谈。我定下心来一想，不由哑然失笑。这是在美国，以中国人之见来猜度美国人，也许暴露的恰恰是自己的中国习俗。

晚上，安忆的小学同学周海瑞和他弟弟来访。他依稀

仍有小时模样，不过已有了白发。他在一边念书一边打工，还要供弟弟上学，生活得不容易。晚饭时，陈若曦带给我一位同胞的问候，使我又高兴又感慨。安忆迫不及待地去看旧金山夜景了，我便洗澡上床。现在已是北京的三十日早上九点，旧金山是三十日的晚上十点。我疲劳至极地躺着，却不能入睡。

1983年8月31日

晴

一早起来，把房租结算了。一个房间两张床，租金是三十三美元，加上两元小账，共三十五元。昨天从机场到旅社的汽车费是二十元，又是两元小费。两笔开支是五十七元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美国的一般生活水准，由此可见一二。

从旧金山到丹佛，再换机到爱荷华，从机场到爱荷华市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路程。华苓和陈映真来接我们。这两位都是久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作家：一个是能把姑娘的感情写得出神入化、若隐若现的作家，本人却是快人快语，娇小的个子，豪爽的风度，眉宇间还深藏着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坚毅之气；另一个是外秀内更秀，从容、坦诚、真挚，具有一种不能不令人折服的信任感。

到达我们住的“五月花”公寓，已是下午五时许，接待人员，就给了我一大堆的数目字：房间号码；信箱号码，需要向左转几次，向右转几次，再转到什么号码；电话号码，打本地前面须加拨几，打外地前面须加拨几；星期几是收垃圾的日子，星期几的晚上有电影，使用洗衣机需塞多少

分币……搅得我头昏眼花，干脆什么也不去记它，今后用什么记什么吧！

这是一幢大学的宿舍楼，各国来的作家都集中住八楼，一人一间卧房。房里一床一灯一柜，一个大衣橱将房分隔为二，衣橱后面是一靠壁的长桌，上方有长排日光灯。这是学生用功的地方了，现是我们的工作室。两间卧房当中有一卫生间，一厨房。卫生间内有两个洗脸盆，一个用拉帘隔开的浴盆，一个隔开的抽水马桶，两人合用可以同时进行梳洗，互不妨碍。厨房，亦是用餐的地方，有长桌长椅，有煤气灶、水斗、冰箱。水斗的下水孔很大，旁有电钮，一开，孔内有刀旋转，可将剩菜、骨头等弄碎冲走。灶上方有一吸气罩，烧菜时可将油烟热气吸出，因此灶边的墙，可保持干净。使用煤气也不必划火柴，每一眼灶壳里都留有一星火苗，只需把煤气一开火便着了，关掉时火种仍然不灭。这些小而实用的地方，颇有些现代化的意思。

华苓家离此很近，出大门左转弯，爬上一个山坡，就看见隐在绿树里面一幢红色的房子，门上有中文“安寓”二字。进门上楼，便见迎面的墙上，挂满了大小、各国各式的脸谱。一个大客厅当中，在炉前、窗下、楼梯栏杆旁，组成了三个中心。一个酒吧柜后面是餐厅，餐厅后是厨房，前是落地窗，开出去便是回绕客厅的一弯木结构大阳台。屋檐角上是一挂铁马风铃，铃声丁当。爱荷华河在远处闪烁。我们举起了杯，为五千年的故国，为未见过面的故人。谢谢啊！华苓，是你织造的这一夜，可以载入史册的一页。唉！兄弟姐妹，相见忒难，忒难，须远度重洋！其实，太湖

旁，白塔下，何处不可话故乡？唉，我的同胞，同行。

安格尔因风湿转到耳朵，痛得十分厉害。因为我们去了，他勉强起来和大家见面。此时此地说来，这位男主人算是少数民族，也算是中国的女婿。他紧紧依傍着华苓坐着，不断地说：“我要是没有你，我怎么办呢！”美国人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，诗人更善于将它溢于言表，于是这夜晚显得更加富于幸福的团聚色彩。

1983年9月1日

晴

上午十时，由曼瑞和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钟敬堂（他们都是受雇于“写作计划”的工作人员）带我们十几位同时到达的作家把得到的支票（我和安忆用一份）去存在银行。美国人习惯用支票，身边不带十元以上的现金。然后大家带支票本去超级市场，购买一星期的食品、饮料。规定是一星期开车来购买一次。

爱荷华是个以大学为主的小城，全市人口听说是六万。可是超级市场并不小，而且有好几家。东西应有尽有，蛋和鸡最便宜，一打最大的鸡蛋，是八角六分，稍小一点的是七角多。一只洗得干干净净、白白嫩嫩的鸡，只一块多美金，而一块豆腐却要六角。最吸引人的是水果，无论是葡萄、西瓜、桔子、香蕉，都很完美硕大，倒象是静物画里的东西。超级市场里没有我们的主食，所以又去了一个南朝鲜人开的小店。作家许世旭是南朝鲜东方语言学院的院长，曾在台湾学习过六年，能用中文写作，说得一口中国语。他

为人随和风趣，和我们同去小店买东西时，十分得意，好象他就是这个店的主人。这个店的面积不大，但品种相当齐全，从大米、糯米、赤豆、粉丝起一直到黄鱼、明虾全有。这是一个家庭开的店，商品一律自取，出门算账，然后由他们帮你把东西送上汽车，俨然是一家小小的超级市场模样。

采购回来，已是下午一点三刻了。可能是怕我们自己做饭不方便了，钟敬堂带我们上麦克唐纳，尝尝美国人常吃的汉堡包。汉堡包是一只带盖的塑料方盒，内盛一只热的夹肉面包，外送各种甜甜酸酸的作料。味道不怎么样，但可以吃得相当饱，价钱是一元五角一只。

一大筐旧炊具，旧碗筷，都是上一届“写作计划”的作家留下来的，我们找到了几个小锅，几只茶杯。锅，大部分是没有盖子的，杯碗大部分是塑料的。总算找到了一只有盖的牛奶锅，一只完好的小咖啡壶。晚上煮了一锅粥，吃京冬菜和乳腐，香甜可口极了。安忆的胃口稍稍恢复了一下。

1983年9月2日

晴

上午和安忆去爱荷华河对面的公园散步。地方很大，又没围墙，因此也分不清哪是公园里，哪是公园外。这里保存着原木垒墙，木片为瓦的原始小木屋，有网球场，游泳池，多处风格各异的儿童游戏场，到处有木桌木凳，可供人休息、野餐，有可烘烤东西的铁灶架，有大树、草地，就是看不见人。

晚上华苓在家举行酒会，宴请所有与会作家，共有三十

多位。

1983年9月3日

晴

晚上，七十年代初期从台湾、香港来美的留学生吕嘉行、谭嘉两位请吃晚饭。吕嘉行现在大学做职员，谭嘉为了孩子、家庭，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。这真是一个中国型的女性，温文尔雅，低声慢语，贤良温柔。他们现在已摆脱了打工的局面，买了一幢房子。买时价值五六万，据说现在可值十五六万。他家有一个很大的客厅，两个卧房，还有一个游泳池。最近又修了一个很大的储藏室。谭嘉说，他们扩建的目的，是想把它卖掉。

“把它卖掉，想回去看看。”

吕嘉行老家是山东，在大学搞的是电脑，但业余爱好文学，曾发表过诗。其中有一首《冰岛》，我记得第一段是这样的：“当人们问起，冰岛那个地方怎么样？我总是说，那地方象月亮，象月亮一般的荒凉，到处都是冰冷的土丘，围绕着她，是终年暖不起来的海洋。”最后一节是：“……我不能离开这儿，冰岛就是我的家乡。”

晚饭，是我们来爱荷华吃得最舒服的一餐。中国菜、饭，很清淡。特别是他们自己钓来的鱼，清蒸，鲜美异常。

1983年9月4日

晴

昨天是星期六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明天九月五日，是美国

的劳工节。一连三天休息，学生们都带着睡袋，开了车出去玩了。平时，深夜窗对面河边，不时传来青年们大笑大嚷的声音，今晚更甚。

中午，钟敬堂开车带我们三个去吃意大利饼，李小姐也陪着同去。五个人吃了五客自取的生菜、两个中等大的煎饼、啤酒、可乐，外加小费共五十美元。五十美元，近人民币一百元，在我国可以吃一桌酒席了。据说这请吃饭的钱，是“写作计划”报销的。意大利煎饼里面有大量的“气士”，安忆吃不惯，只尝了一小块。多下来很多，都装了盒子，由钟敬堂带回去。在美国，带回餐桌上剩下的食物，好象还是一种美德。

昨天把一只鸡煮了一锅汤，却一直没机会吃它，就约了陈、钟、李、吴祖光、潘耀明一起来吃晚饭，另外加了番茄炒蛋。潘也拿了两盘干干净净的菜来，陈端来一锅没烧烂的红烧肉煮鸡蛋。大家吃了米饭，喝了菠菜鸡汤——真奇怪，这鸡一下锅就烂，就是不鲜也不香。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很满足，老老少少围坐一桌，象中国的中秋，或春节的团圆饭。

晚饭后，大家去华苓家看闭路电视，今晚放映的是一部美国三十年代电影，得过好几项金像奖。题名说不上来，内容是叙说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，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，后来代表美国的工人社会党，去苏要求第三国际的承认，而第三国际却把他关起来，后来放他出来送到远东去作宣传，最后死在苏联。好象是个真实的人物，故事通过各人回忆、通过与其妻的离合组成。有些细节显得不真实，是甩开了大

环境而突出强调起来的，失去了分寸。艺术一旦失去分寸，就成了宣传，就会引起人的反感。这是一条真理，一条规律，不论在东方在西方都一样。

华苓家的二十四吋落地摇控电视机，放在楼下大厅，也可能是她的写作间。淡黄长毛地毯，三面是中国名家字画，一面是玻璃墙。里左角是一张大书桌，桌上，地下，都是书。在这里，人们赤着脚，可以躺在沙发上，也可以卧在地上，喝着啤酒、可乐。可以看书，可以看电影录像，也可以什么也不看。这里不算是豪华的，但是够舒服的，可以说是舒服得接近奢侈了。可惜人的肢体不能膨胀开来，无论是躺是卧，只能占一个地方。吃呢，人的胃更是有限。人，为了这样的生活，可以不惜一切的去追求，去拼搏，去竞争。在这过程中，把一切都奉献，一切都失落了，久而久之，便产生“我在哪里？”“我为什么活着？”“活着又为什么？”……

一种思潮的产生，恐怕不是凭空由文人骚客想出来的。美国青年人的失落感，也绝不是因为吃饱饭没事干而撑出来的。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，人和电子计算机、电脑展开了竞争。中国的生产方式还处于古朴阶段，特别是农业。近几年来，考大学恐怕是竞争最力的一个地方，但离失落感也还遥远。

1983年9月5日

阴转晴

陈映真这人很潇洒，很随便，也很谦逊，给人一种信任感。前几天买了一条旧卡其裤，嫌热了，就把两只裤腿一

剪，变成了短裤，毛乎乎的裤脚也不缝一缝。前两天就穿着这样一条短裤，下面趿了一双拖鞋，去出席华苓的酒会了。当时觉得很好玩，今天看见一个美国女学生，也穿了一条毛边短裤，原来这是一种流行的时髦款式。在服装店里，还有成排的被机器拉制得发白的牛仔褲，价格比新的还贵。据说，这也是对中产阶级的礼仪、排场的一种无声抗议。真的，如果这种款式一流行，而且流进中产阶级的社交场所，那么，那些衣冠楚楚的人，一定会显得很“蠢”。反过来说，在发展中国家，老百姓上街不是买新衣服，而是买一条被机器拉得发白的毛边裤子，也是不可思议的。试想一下，《黑娃照相》里的黑娃，不是想买一件簇新的红色球衫，而是想买一条这种最时髦的旧劳动布裤子。这不是有点滑稽了吗？

今天一天都很清闲。晚上，潘耀明炒米粉干给大家吃。在中国作家里，他的烹调技术最好，因此也就最辛苦。吃完以后，一群炎黄子孙在他房里席地而坐，拍了一张照。

半拉子中国人许世旭在新加坡华文作家会上，认识萧军，并录有萧军女儿唱的歌，他放录音给大家听，于是从歌唱谈到民族化问题。陈直截了当表示他主张民族化，并叙述了他这种感情的来历。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多少年，现在又成为美国老板的劳工市场，到处是西方音乐和歌曲，好不容易听到一个富有东方味的，可是再一听，又是日本的。他苦笑了一下，结束了他的话。

台湾人对日本的憎恨，已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。从文学作品看，也反映了这一点。而大陆和日本人民，却已是莺语樱花时期。

1983年9月7日

晴

前天夜里下了一点雨，天气马上转凉。但到下午转晴，满屋仍是西晒太阳，热不可耐。一个小小的冷气箱，似乎丝毫不起作用。

“写作计划”今天组织大家去参观校园。“五月花”公寓前每小时有四班免费交通车，可以载你到城里任何一个学科大楼去。只要在车子的线路上，可以要求随时停车。

其实整个爱荷华市就是一个大学。几个学科分布在全市，所以哪里都是校园。大概是要考试了，马路旁的草地上、树荫下、车站边，好多个学生都在看书，看卡片。这是来这里以后，第一次看到学生的用功劲儿。平时看到的是划船，打网球，骑自行车，跑步，晒太阳。

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，学生中心，音乐厅，银行，百货商场，餐馆，咖啡馆，冰淇淋店，超级市场。我们住的“五月花”公寓，只是学生宿舍的一种。这里另有一些单幢房子，学生可以租一间，也可以租一套，视各人经济力量。房子的样式都不一样，一幢幢掩映在绿荫后面，十分精致小巧。李小姐就住在这一单幢楼里，据说里面的设备、条件，还不如“五月花”，所有的房客合用一个厨房。

因为是个大学城，年轻人居多，衣着随便，大街上常有打赤膊骑自行车的，活跃，健康，有股子青春气息。

安格尔被误诊了。他不是风湿痛，而是耳朵里长东西，需要开刀。聂华苓一定很着急，中国朋友们不知怎么才能

安慰她。

安忆今天参加了英语学习班。

1983年9月8日

晴

今晚联邦德国来的女作家过生日，看样子，年纪当在四十以上。保加利亚的作家来邀我们去她房里坐坐。我们带了礼物去时，她房里已乱哄哄挤满了各国作家，她已喝得差不多了。房间里极热，又挤了那么多人。她汗流满脸，头发都披挂下来，抓着我直说话。她的英语不怎么样，我更是不怎么样，只听懂她一九八〇年来过中国，到过北京、上海；而且在上海还爱上了一个叫做“白银”的人。

“白银”是谁？我搜遍了脑海，也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人。问她是否年轻，她说，不，年纪很大了。不知是她酒后的幻觉，还是真有那么一位同胞，老来交了桃花运。

1983年9月9日

晴

中午一时的大太阳下，公路对面的草地上，平展展地铺了一条浴巾，上面躺着一个光着上身的男青年，当然是学生。他两手垫在脑后，一动不动地躺着。谁能告诉我，这位美国青年在想什么？……一个穿短裤的女学生，横过公路，走近去，又走远去了。

美国的生活方式，这也是一种。是我们不理解的，但不能说是不健康的。

傍晚，学校举行艺术“前奏”晚会，有该校舞蹈系的艺术表演，画展，爵士乐队，可以跳舞。还供应一个野餐盒、咖啡、甜点。门票是十三元，地点在音乐厅。

当我们走到音乐厅前的草坪上，便有拿着大串彩色气球、画着白脸的男女小丑，蹦蹦跳跳地前来引路。一进入大厅，心里便顿感吃惊。在两棵室内树后，正有一裸体女子，在甩着长发进行独舞。一些穿着整整齐齐的绅士淑女，端着盘子在旁欣赏。找了一个缝隙再仔细一看，原来并不是裸体，而是穿了一件肉色紧身舞衣，正跌滚跳跃，跳着现代舞。内心不禁对自己刚才的那一惊，有点害羞起来，中国人不敢面对一个灯光下的肉身。我，也难免于此。

第一次看到现代舞，只看到舞者合着音乐，甩发，跳跃，做出各种姿态。很不懂，没有芭蕾那种美感，也没有中国舞那种模拟各种生产动作，让人一目了然。我看那些站在一边欣赏的人，也未必懂。这里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交际场所，那舞蹈不过是一种点缀。兰兰是舞蹈系的教授。她说这是系里的一个学生，跳得不怎么样。兰兰说，在这舞蹈系学习数年，拿到硕士学位的人，能进入专业舞团的约百分之四左右，其他的则需改行做秘书或职员，或结婚在家做主妇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失业问题对青年还是一个威胁。

凭票领来了野餐盒子。就餐的桌凳，楼上有，室外草地上也有。我们中国人，包括许世旭，都去室外，用两张桌子并起来，一起围桌而坐。盒子里有一只烤鸡腿、一只面包、一份生菜、一杯洋山芋契士、一小串葡萄。美国的鸡可能是